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CLASSIC IMPRESSION

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

[阿根廷] 塞萨尔·艾拉 / 著 王纯麟 / 译

César Aira

An Episode in the Life of a Landscape Painter

阿根廷奇异隐士 博尔赫斯嫡系传人

《2666》作者波拉尼奥诚意推荐：
一位不可思议的小说家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
CLASSIC IMPRESSION

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

[阿根廷] 塞萨尔·艾拉 / 著 王纯麟 / 译

César Aira

An Episode in the Life of a Landscape Painter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/[阿根廷]塞萨尔·艾拉 (Aira, César) 著;
王纯麟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 10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4013-3

I. ①风… II. ①艾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阿根廷—现代 IV. ①I78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414 号

原书名: Un Episodio En La Vida Del Pintor Viajero; Cómo Me Hice
Monja

作者: César Aira

Copyright ©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ichael Gaeb, through
The Grayhawk Agency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2-210 号

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

作 者: [阿根廷] 塞萨尔·艾拉

译 者: 王纯麟

责任编辑: 童炜炜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08 千字

印张: 5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4013-3

定价: 24.00 元 (精)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编委会名单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于晓丹 孔亚雷 许金龙 陈众议 陈寿朋
陆建德 余中先 邱运华 高 兴 黄 梅

目录

我如何成为修女 / 001

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 / 085

我如何成为修女

我的故事，关于“我如何成为修女”的故事，起始于我生命的早期；那时我刚满六周岁。故事的开头在我脑海中刻下了生动的记忆，至今我仍能回想起最细微的细节。在此之前的一切都已经忘记，但在此之后，一切都在逐渐构建一个连续的、无间断的、生动的记忆，甚至包括了我的梦境，直到我穿上修女服。

当时我们已经搬到了罗萨里奥^①居住。我六岁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小城：普林格莱斯上校市^②；但我已经没有了那段记忆，而且之后再也没回去过。和故乡相比，罗萨里奥这座大城市给了我们一个极震撼的印象。刚搬来几天，父亲就履行了他之前的承诺：带我去吃冰淇淋。这将是我第一次吃到冰淇淋，因为在普林格莱斯没有这东西。年轻时见识过城市的父亲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赞这种甜点，即使无法用语言精确表述冰淇淋给他带来的味觉享受。其实，他之前已

① 坐落于阿根廷中东部圣塔菲省的一座城市，距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约三百公里，是阿根廷国内人口第三多的城市。

②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城市，其名称来源于阿根廷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军官胡安·帕斯夸尔·普林格莱斯。

经给我描述过了，而且描述得非常准确，但对于没有尝试过的人来说依然难以想象；不过这足以让冰淇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种子，并生根发芽，像神话故事一样占据了它的位置。

我们一路走到一家前日就找准的冰淇淋店前。走进店里，父亲给他自己点了一个五十分钱的冰淇淋，里面混有开心果、美式奶油以及金橘威士忌；给我买的则是一个十分钱的草莓冰淇淋。我喜欢它的粉红色，并做好了准备来品尝它的美味。我爱我的父亲，他说的一切我都深信不疑。小径边的长椅上，我们坐在当时罗萨里奥市中心很常见的香蕉树下。我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：他眨眼工夫便大快朵颐地吃起那绿色的冰淇淋来。我小心翼翼地舀了一小勺，并把它送进嘴里。

当那一丁点儿冰淇淋在我舌尖融化的时候，我立刻感到了一阵恶心。我从没尝过味道如此令人厌恶的东西。我算是个挑食的孩子，不想吃的时候会装出感到恶心的样子；但是这东西的恶心程度超过了任何我曾经尝过的东西。用最夸张的负面评价来形容它都不为过，包括那些我之前从未想到会说出口的话。在某一瞬间，我想过掩饰这种感觉。父亲本已盘算好如何哄我开心，这对他来说是很罕见的事；他是一个难以亲近的、脾气暴躁的人，从不表现自己的爱意。因此，这次如果让他扫兴的话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罪恶。在我脑海中流露出这样一种残酷的选择：吞下整个冰淇淋，仅仅为了让父亲高兴。这个冰淇淋非常小，只够小孩子吃的，但那时在我眼里简直重达千斤。

我不知道我心中的大无畏气概能否到达这样的境界，但我根本没有机会付诸实践。吃下第一口时我的脸上就自然而然地

浮现出厌恶的表情，父亲根本不可能视而不见。这是一副近乎夸张的表情，其中既包含了生理上的反应，也包含了随之而来的心理上的失望、恐惧，以及无法跟随父亲享受喜悦的悲伤。试图掩盖不是明智之举；即使在今天我也无法做到，因为这表情从未从我脸上抹去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从他的语气中就可以预见此后发生的一切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眼泪肯定会夺眶而出，从而导致我无法开口说话。和那些敏感的孩子一样，我的眼眶也常常饱含泪水。然而那可怕的味道侵入了我的喉咙并激起一阵强烈的反应，瞬间让我浑身陷入麻木。

“呜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真……难吃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难吃！”我绝望地喊道。

“你不喜欢冰淇淋？”

我还记得一路上父亲充满希望地对我说：“让我们瞧瞧你是不是喜欢冰淇淋吧。”很显然，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一定会喜欢。哪个孩子不喜欢冰淇淋呢？很多成年人把童年回忆成对冰淇淋的无限的追求，鲜有其他内容。所以这使父亲的问题带有一些不信邪的意味，好像是在说：我不相信，不相信连这件事你都要让我扫兴。

我看见父亲的眼中升腾起一股怒火，然而他依然强压着，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
“吃了吧，很好吃的。”他说着，并在他的冰淇淋杯中舀了一勺送进嘴里给我看。

但我已经无法反悔，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；而且我也根本不想走回头路。此时，在我面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向父亲证明手里捧着的东西多么令人恶心。我充满恐惧地看着冰淇淋的粉红色。现实开始变得戏剧性；或者更糟糕地说，一出戏正在我面前，在我身上，成为现实。我感到一阵晕眩，但却只能继续。

“难吃！这是一坨垃圾！”我试图让自己变得更歇斯底里，“很恶心！”

父亲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看着眼前的一片空旷地并飞快地吃着他自己的冰淇淋。我又一次茫然无措，只得匆忙改变了说法。

“它很苦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是甜的。”父亲温和的回答中充满了刻意的抑制和威胁。

“是苦的！”我喊道。

“是甜的。”

“是苦的！”

父亲已经放弃了从这场“圣餐”中得到他曾期望的愉悦、期望的亲情。一切都已于事无补；他是多么单纯，单纯地想相信这飘渺的希望。然而，他试着说服我的举动却使他受伤的心灵雪上加霜；或者说，他正试图说服他自己，我的存在就是他的错误。

“这是非常香甜的草莓味的冰淇淋，很好吃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吗？那它是什么味？”

“恐怖的味道！”

“我看它很不错啊。”父亲平静地说，并又吞下了一勺。他的平静使我感到无比恐惧。我拐弯抹角地试图平息事态，这也是我典型的手段。

“我不知道这个烂东西为什么让你喜欢。”我试图用一种赞叹的语调和父亲说。

“世界上所有人都喜欢冰淇淋。”父亲铁青着脸说，他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；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还没有哭，“所有人，除了你这个笨蛋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，我发誓！”

“吃了这个冰淇淋，”父亲的语气锋利，寒气逼人，“这是我给你买的，蠢货。”

“但我不想……”

“吃了它！尝一尝吧，你都几乎没尝一口。”

我瞪大着一双诚实而充满狐疑的眼睛喊道（这种情况下能故意扯谎的肯定不是正常人）：

“我发誓它的味道很恐怖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！吃了它。”

“我尝过了！我吃不下去！”

父亲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回到了温和的语调：

“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你是被冰淇淋冻着了吧。不是它味道不好，而是你被它的冷给刺激到了。不过马上你就能习惯它，习惯了就知道它有多好吃啦。”

我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想相信这种可能性，这种

此前从未在我脑海中浮现过的解释。然而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无用的；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虽然我并不常喝冰镇饮料（因为我们家没有冰箱），但我确实喝过的，也知道冰冷的刺激不是这种感觉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愿意再挣扎一下。我小心翼翼地用小勺子的尖端刮了一丁点儿冰淇淋，用机械般的动作送进嘴里。

然而，我感觉这次比之前那口更恶心千倍。我也许应该把它吐出来，如果我知道怎么吐的话；事实上，我从未学过如何把它吐出去。冰淇淋从我双唇间的缝隙滴了下来。

父亲一边大勺大勺吃着他的那份，一边不断地斜着眼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。他那只冰淇淋的三层彩色奶油正很快地消失，直到和外层华夫筒的边缘齐平。然后，他开始吃华夫筒了。我并不知道这东西也是能吃的，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种野蛮的行为，超出我的忍受能力。我吓得开始浑身发抖，眼泪涌了上来。父亲张开塞满冰淇淋的嘴对我说：

“笨蛋，快吃！好好吃上一口尝尝它的味道。”

“但，但是……”

父亲吃完了他的冰淇淋，并把勺子随手扔到街上。没把勺子也一起吃了已经算奇迹了，我想。他两手空空地转向我，我知道天就要塌下来了。

“马上给我吃掉！你没看到它正在化掉吗？”

确实，冰淇淋已经开始渐渐变成液体，一束束粉红色的细流沿着华夫筒流下，滴落到我的手上、手臂上，直到短裤下瘦弱的腿上。我吓得呆若木鸡，心中的痛苦几何级数般增长。这冰淇淋对我来说好似人类创造出的最残忍的刑具。父亲从我另

一只手上抢过勺子，插进草莓味的奶油里。他舀了满满一勺，送到我的嘴边。唯一抵抗的手段大概就是把嘴紧闭不再张开，但我却做不到。我把嘴张得圆圆的，让勺子伸了进去。我感到冰淇淋在舌头上沉淀下来。

“闭上嘴。”

我照做了。泪水渐渐朦胧了我的双眼。当舌头紧贴上颚时，我感到冰淇淋正在融化，那种味道使我全身都仿佛抽泣起来。我根本无法吞咽下去；令人作呕的感觉淹没了我，像一道闪电在我的脑中炸裂。又一勺冰淇淋递到了嘴边，我张开嘴，眼泪已经涌了出来。父亲把勺子塞到我的手里：

“继续吃。”

我噎住了，发出一阵咳嗽，并开始哭喊起来。

“你是在耍性子，是故意和我作对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！”我开始口吃起来，发出一串难以理解的声音，像是“爸不爸不不爸”。

“你不喜欢？嗯？你不喜欢？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白痴？”我只是继续哭。“回答我。如果你不喜欢冰淇淋，没问题，我们把它当垃圾扔了就行。”

从父亲的语气听上去，事情似乎该解决了。然而更糟的是，由于吃得太快的缘故，他的舌头似乎冻得麻木了；我从未听到过父亲如此说话，他的含混不清使我觉得他的语气更加强硬，更难以理喻，可怕至极。大概是愤怒使他的舌头变得如此僵硬。

“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。所有人都喜欢冰淇淋，除了你。告诉我为什么。”

难以置信的是我还能说话，不过也说不出什么。

“因为难吃。”

“不，冰淇淋不难吃。我喜欢。”

“但我不喜欢。”我带着恳求的语气说。

他抓起我的手臂，控制我拿着勺子的手，伸向了冰淇淋。

“吃了它我们就走。想想我带你来是干吗的。”

“但我不喜欢！求求你……”

“行了，以后再也不给你买了。不过得把这个吃下去。”

我机械地舀了一勺。想到这种“刑罚”还将继续，我就感到一阵眩晕，自己的意志已经丧失殆尽。我毫不掩饰地哭着；幸运的是，周围没人，至少父亲不会感到难为情。他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用一种打心底里的厌恶眼神看着我，就像我对那只草莓味冰淇淋的感觉一样。我想和他说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能说什么。说我不喜欢这只冰淇淋？这我已经说过了。说这只冰淇淋的味道很恶心？这我也说过了，而且说了也于事无补。即使我说了，这种感觉也会停留在我心里，无法传达出去；因为我父亲喜欢冰淇淋，他觉得那是种美味。一切都是徒劳的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泪水压垮了我，使我支离破碎，也无法指望得到任何安慰。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父亲都无法表达自己：他同样描述不出他多么讨厌我，多么恨我。我和他渐行渐远，远到他的话已经无法向我传达。

就像上一章结尾时说的那样，我和父亲的争论（如果能称

之为“争论”的话)已经结束了。寂静降临，我间歇的抽泣都湮没在了这寂静的深处。父亲像一尊石像一样，岿然不动。而我也被钉在原地，颤抖着，哭泣着，一手捧着冰淇淋杯，一手拿着小勺，脸涨得通红，露出痛苦得龇牙咧嘴的表情。而且，由于我的年幼，我的极端脆弱，这束缚着我的痛苦已经无以衡量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。父亲已不再坚持。我最后的希望大概就是自己能把冰淇淋吃掉，好好享受它的味道，这样做就能打破僵局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用不着别人告诉我，我自己想都不用去想，就像筋疲力尽地握着一名为“不可能”的缰绳。香蕉树下的街道上空空如也，抽泣声在罗萨里奥一月炎热到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回响。在这片寂静中，太阳射出的光束像是在地上画着图画。无数串泪珠从我眼中涌出；冰淇淋正在不断地融化，一束束粉红色的溪流一直流到我的手肘，然后从那里滴到腿上。

然而，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，事情总会向前进展。在我身体的深处发生了某件不受我自己控制的、我从未事先考虑过的事。一阵反胃让我浑身的神经在颤抖，显得很奇怪，很滑稽，像是我体内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，随时准备着来一个大爆发。突然间，又一阵更夸张的干呕降临了。这使我又添加了一层恐惧，害怕自己任由这种无法控制的抽搐摆布。父亲看了看我，像是从遥远的彼方回来一样：

“戏演够了吧。”

又一次，又一次，又一次……一连串的反胃。都是干呕，没有呕吐物，感觉像是一辆疯狂的汽车不断地刹车，不断地在坠入深渊之前踩着急刹，反复地踩，好像面前的深渊也正一道

接一道地逼近一样。

父亲的脸上浮现出感兴趣的表情。我很熟悉这张脸，圆圆的，蜡黄色，早早谢了顶，遗传给我姐姐而不是我的鹰钩鼻子，以及鼻子和嘴之间那道过宽的沟壑，不过已经被他用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掩盖起来。我熟悉到根本不用去看。至少对我来说，父亲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人，而我之于他应该也是同样的。然而，这几声干呕惊到了他。他看着我，几乎像是看着一块物体，一件从他身上，从他自己的命运中剥离出来的东西。我继续不断地干呕，一声接着一声。

终于，干呕渐渐缓解，而且并没有呕出东西。我已经不哭了；我控制住了自己，让自己沉浸在悲伤的麻木中。突然又来了一阵反胃，一阵从肝胆泛起的嘔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，他妈的……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大概是想他一会儿怎么把我带回家。可怜的父亲，他不知道之后他再也没机会带我回家。我确信，如果当时有人能这么告诉他，他可能会感到解脱。

虽然一直在干呕，我依然手握着一支冰淇淋筒；冰淇淋从头到脚洒了我一身，把衣服都弄湿了。所以，父亲首先做的就是将冰淇淋拿走，然后同样从我另一只手上拿走了勺子。我当时很小，很瘦弱，即使对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来说也是如此。父亲是一个很粗壮但并不显胖的人，但他的十指却又长又细（而且遗传给了我），细心地从我手里接过这两个沉重的担子。他想找个扔掉它们的地方，但事实上并没有去找，因为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身上。随后，他干了件令我吃惊的事。

父亲把勺子插进仅剩的冰淇淋里（虽然已经化了一半，但